

古典大學叢書 8

詩詞人述評
中國歷代文藝理論家

古典大學叢書 8

詩詞人述評
中國歷代文藝理論家

莊嚴出版社

• 8 書叢學大典古 •

詩詞人述評
中國歷代文藝理論家

編著者

朱昌雲・黃緯堂

出版者

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

鄭惠文

發行所

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中正路三九五號二樓

電話：八八一二九九五

郵政劃撥帳戶二二一九九號

定價新台幣一〇〇元 莊嚴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彭士驊序

想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已認識本書的作者——朱昌雲先生，雖然我們沒有機會時常見面，可是從他妹妹昌金那兒，我知道朱君高中畢業後，曾負笈香港新亞學院研習中文，直到他尊人 傳芳老先生去世後，他才離開學校負起管理店務的工作。從此我上下課走過他家的門口，總看見一位手不釋卷的青年坐在櫃檯裏埋首研讀；門外的車馬聲和對面巴剎的喧鬧聲，似乎絲毫也不影響這位年青學者向學之心。以後我走過他家店門一次，心中總免不了暗暗贊歎一番，彷彿這位青年另置身於洪荒太素之初，天地混茫之外。再過一兩年，我便常常從星馬各大報紙的文藝附刊中，讀到朱君的大作，有的用散文的形式，敘論中國歷代名家的詩詞；有的用書信的體裁，寫出他對人生的憧憬及生活的情趣；偶而也能讀到他的詩詞創作，亦意象超脫，如珠灑盤。於是我從他的作品中對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的確，朱君在馬來亞的華人青年中實是不可多得的！他對中西文學研究的興趣完全是出於自動的。在目前世界各地求學的風氣均傾向於「實際」二字的時候，有誰還願意來研究在馬來亞社會可算是毫無用處的中國文學呢！而朱君却能卑

視流俗，合於古而異乎今，孜孜不倦地研讀中國文學，對於中國文學中之迴環宕折、輕靈變化的詩詞尤有特殊興趣。朱君不但具有高度的欣賞能力，且能神會作者之意境，化彼我爲一，這的確是難得的！環觀本邦華人莘莘學子中，在中文系畢業的不乏其人，而能像朱君這樣沉潛向學，鍥而不舍、確有心得的，真是百難一見。即平日與朱君相接，恭謹謙虛之吐屬、循循學者之風度，亦會令人疑心他不是古之君子，便是卅年前北大訓練出來的學生。作者曾在其所著「書窗寄語」中自白：「我在謀衣食之餘，還能保持一顆恬靜的讀書的心。」朱君所保持的豈但是一顆恬靜的讀書的心而已！可說完全是中國讀書人的風度。

不慕榮利，不爲世事所困，能爲學問而學問。至於辭章之典雅，見解之超脫，文章之輕鬆，感情之真摯，尤爲餘事。倘若不經我說明，我相信大多數讀者決不相信他還是個不滿卅歲的青年。

我少年時也喜歡詩詞之學，可惜我一向缺少朱君這樣好學的精神，壯年又浪跡四方，大部份時間放在「誤人誤己」的教育工作上。所以，見到朱君這種研習的精神與對中國詩詞的修養，中心的愉快又豈但如莊子所云「空谷足音」而已。

現作者收集他發表在星洲日報附刊上的廿二篇泛論中國詩詞名家的文章，印成此單

行本；我重讀之後，覺得作者對各名家作品意境之深，修辭之美，以及初學者難於領會的弦外之音，均有適當而寶貴之啓示，文字亦能做到深入淺出，可作愛好中國文學者課餘自修的讀物，亦可作華文輔導的課本。朱君來囑我爲序，因此我亦不避文辭之淺陋，畧綴數言而爲之介。癸卯端午節。

趙士驊

自序

中國國學，浩如淵海，除分類編定的「經」、「史」、「子」、「集」之外，其他不包括在這四個範圍之內的文學作品，真是多得不可勝數。

詩詞是中國文學中重要的一環，要在此中成一專家，就是究數十年心血，也未必如願以償。不過，作爲一個研究中國國學的學者，却是誰也不能不對之有相當的認識的，否則，他實在算不得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學人。

當我還在十多歲的時候，由於天降高人，本市很榮幸地住有一位於學無所不窺的學者陳居士，義務講學；此種不說名利、純粹是爲培育人才而講學的偉大精神，世間真有幾人？馬融之講學絳帳，亦輸一籌呢！十多年來，經、史、子、集，循序以授，我對中國國學之所以有今日的認識，即是在這兒吸得。及至離開怡保，負笈香江，入大學文史系肄業以來，對功課能應付裕如，頗得師長們的見重，完全是由此打下基礎的成果。陳師的教導之恩，一息尙存，感念不已！

我之所以特別愛好詩詞的原因，是覺得在世道澆漓，人心叵測的塵寰裏，嚙透客路

辛酸之餘，以及在精神大苦悶的時候，惟有詩詞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才是我的至樂乾坤，才能敷治我心靈的受創傷痕。雖然詩詞人的筆底，有時免不了誇大其辭，以及作過份的美麗憧憬，但其誇大之辭，只是尋自我之慰安，與人無尤；其過份的美麗憧憬，却正是藝術美的至高升華呢！

本書裏的篇章，是我繼拙著「人物隨談」、「人物隨談二集」之後陸續完成者，全部在星洲日報「星雲版」發表，蒙「星雲版」主編林健安先生見愛，一篇篇的給我刊登，其鼓勵力之大，簡直無以形容，健安先生的不遺餘力的提掖，銘感不盡！

我所寫的這些東西，雖不能登大雅之堂，不過寫作的態度却是嚴肅的；爲了有秩有序，脈絡了然，我每一篇都是依着四個主旨循序以進：（一）先鉤出與本題之人有關的時代背景；（二）敘其重要生平及軼事；（三）泛論其作品並舉其作品以示例之；（四）總論。我之所以要這樣做的意思，是希望能達到高低咸宜的理想。而其中所敘、所論，是否有謬悞？是否中肯？那只有誠懇地仰盼淵博諸君不吝指正了。

此書蒙吡叻女子中學彭士麟校長賜序，真是無限增光，特此拜謝。

朱昌雲

一九六三年六月廿六日

撰於馬來亞怡保齊物齋

詩詞人述評 目錄

序·····	一
談張籍的詩·····	一
晚宋詞人周密·····	九
山抹微雲秦學士·····	一六
邊塞詩人岑參·····	二五
邊塞詩人高適·····	三二
初唐革命詩人陳子昂·····	四〇
清代詩詞名家厲鶚·····	四九
寫「詠懷詩」的阮籍·····	五六
南宋詞人史達祖·····	六四
唐代詩人劉禹錫·····	七二
晚宋詞人王沂孫·····	七九

清代詩人趙翼·····	八六
北宋詞人賀鑄·····	九四
南宋詩人范成大·····	一〇二
瀟灑詞人毛滂·····	一一一
清代詩人查慎行·····	一二九
三影詞人張先·····	一二八
清綺俊逸謝宣城·····	一三八
北宋初期大詞人晏殊·····	一四六
寫宮詞的王建·····	一五五
五代詞人韋莊·····	一六三
明代詩人高啓·····	一七一

談張籍的詩

張籍的詩，我以前在大學唸書期間，早已知道是很有價值的作品了。雖然當時我也中間讀過一點，無奈因課程繁劇，一直都沒有正正經經的把他的全集讀完。根據許多學者們的攷正，他的詩本來是不止如今所留存的八卷那麼少的，其遺失的原因，是由於屢經兵亂之故。關於這一個損失，說來實在是件非常可憾的事。張籍的詩集，我在讀書時曾在香港商務書局購得一本，但離校返馬之後，不知怎的，找來找去始終都沒有找到，這大概是某同道借去而忘了歸還吧。此後因俗務拘身以及耽於其他的學問研究，時間總是那麼的吃緊，所以七八年來，他的詩却無形中被我遺忘了。

最近有一位老朋友往港日旅行，我順便錄下一批在此地無法買到的書籍託爲代購；結果雖然有一半所要買的書籍還是不得要領，但那本與我分別已多年的張籍詩集，又再度歸來了。這真使我如遇故人那樣，歡喜之情可見。自得此詩集後，我馬上以兩日的時間，由頭到尾的詳細的把它讀完；也許是理解力比讀書時畧爲增進，也許是涉世稍深的緣故吧，所以我很能體會出他的詩的濃厚人情味，進而在情感和心思上與作者的鎔合在

一齊而起共鳴了。以是，我很覺得他的詩實有闡揚的價值。

凡是受過中國中等教育的人，別的我不敢說，但一提起唐詩，大家的腦際立刻就會映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這幾個人的影子，甚至即刻即能背出幾句他們的名句，這爲的是這幾位先生的名聲與作品實在太偉大和太響亮了，而其作品之多，又是唐代詩壇上首屈一指。但是我又很相信，若果提起比較小的詩家如張籍的話，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不錯，假如單是以名聲之大和作品之多來講，張籍的確是難以跟他們分庭抗禮，但若果以詩的質來講，張籍的詩，尤其是他的寫實詩，並不會怎樣高攀不起元白呢。所以白居易曾經寫過一首很長的詩這樣讚他道：「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老實說，這些並非是奉承之言，而是事實具在的。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安徽省和縣）人，約生於公元七六八年，沒於八三〇年。他是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的進士，在這段期間裏，正是唐朝處於內憂外患的支離破碎的動亂局面，如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吳少誠，李納，都是叛亂的大主角；而吐蕃就是一個最頑強的外敵。初時，張籍做的官是太常寺太祝，過後遷爲祕書郎。其時

韓愈和他的交情最好，對他崇敬三分，他的國子博士職，就是韓愈所薦舉的，後來因他做過水部員外郎和國子司業，故後人又稱他爲張水部和張司業。

他這人的性格，用「狷直」這兩個字來形容，實在是再好不過，這和當時的一班爲了功名利祿，而不惜昧着良心一味阿諛諛媚的沒有骨氣的人比較起來，真是高尚得多了。他雖然狷直若此，又老實不客氣的時常指摘韓愈的不對處，但韓愈不特不遷怒他，甚且更目爲知交；的確，「樂莫樂兮兩相知」，諍友的可貴，就是在這一點，韓愈之所以偉大，亦可由此見及。此外如白居易，元稹，令狐楚，裴度等一班當代的公卿詩人，誰也樂於和他交遊。

唐馮贇著的「雲仙什記」裏記過一則關於他的這樣的軼事：即他一生最敬佩杜甫，曾經有一次將杜甫的一帙詩用火燒了，取其灰和着膏蜜吞下肚去，說：「希望我的肝腸從此改變過來」，這雖然是一種傳說，不過他學杜之勤，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我們亦可由他的盡情暴露民生疾苦的詩中，見及他所走的就是杜甫的那個寫實路線。

他的一生，在仕途上雖然不甚得志，在詩作上亦沒有數以萬計的作品留傳下來，不過他的那部不很厚的「張司業集」，却足以爲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傳名不朽了。

順便在此畧爲分析一下文和詩的迥異之點，接着才談他的詩。我們知道，文章所描

寫的對象不外二種，一種是表現思想的，這是屬於哲理的文章，如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與宋明的理學都是；另一種是抒發感情和刻畫社會現象的，前者指的是抒情散文，而後者就是西方所謂的「寫實主義」(Realism)。不過在詩學上講，我總覺得，詩和文到底有點不同，這就是說，詩是近於藝術的，是以美爲最高境界的玩藝兒，是精神的產物，情之所至，無論是天高地闊，都可出自我的筆端，我們用西方所謂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做爲其所趨向的目的，很是恰當。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立刻可以知道，詩有時是可以超理論超現實的，是可以睡在漂亮的象牙之塔裏幻想精神上的天國的。但是文如果也如此，那就要變成一個足不出戶的人侈談各地的名山勝水那樣，其不着邊際和引不起人心的共鳴可預料。

以上我所說的是以美爲最高境界的詩，在唐代來講，如李白，李賀，李義山，溫庭筠這幾位，都是屬於這一派的最傑出的代表。不過除了唯美的詩之外，另一派專以刻畫社會現實爲最高目的的詩亦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這類寫實的詩，雖然在格調上沒有前者那麼鏗鏘婉轉，使人讀了飄飄欲仙，刺激起神馳天外的美的遐思，但它們對於社會的功用上，却又非前者之所能及了。這一派的詩人，在唐代來講，當然是要以杜甫，白居易，元稹，張籍爲最特出。再補充一句，詩除了表現美和寫實之外，其他的（指沒有心

肝的奉承詩和說教詩）都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作品。

現在拉回本題。我們知道，張籍所處的時代，正是國家陷於內憂外患的人民流離失所的悲劇時代，他蒿目時難，發而爲詩，其所抨擊的是政府的腐敗昏庸，所描寫的是當時老百姓的處於水深火熱的淒慘情況，他所走的當然是杜甫，白居易等所走的寫實路線，而他的詩爲人讚賞吟誦不輟的，也就是這一類。以下的數首，就是他的屬於這一類的寫實詩：

「隴頭路斷人不行，胡騎已入涼州城。漢兵處處格鬥死，一朝盡沒隴西地。驅我邊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着氈裘學胡語。誰能還使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隴西行——樂府）。

「洛陽城頭火燭燭，亂兵燒我天子宮。宮城南面有深山，盡將老幼藏其間。重巖爲屋橡爲食，丁男夜行候消息。聞道官軍猶掠人，舊里如今歸未得。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董逃行——樂府）。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征婦怨——七言古詩）。

「築城處，千人萬人抱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着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休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築城詞——七言古詩）。

「蓮葉團團荇葉折，長江鯉魚鰭鱗赤。念君少年棄親戚，千里萬里獨爲客。誰言遠別心不易，天星墜地能爲石。幾時斷得城南陌，勿使居人有行役」。（遠別離——七言古詩）。

我們在這些詩中，很清楚的可以見到當時戰爭中各種淒慘的場面：胡人入侵，政府派官吏拉壯丁築城防虜，這些壯丁受盡那班如狼似虎的貪官污吏的百般虐待；中華健兒一去不回，慘死沙場，平添了無數的閨中怨婦；老百姓流離失所，妻啼子散，民不聊生；發國難財的官吏商賈，在朱門裏徵歌逐色享盡豪華，而無辜的老百姓却飢於道左；統治階級盡量剝削人民，喪盡天良；國事蝸蟻兵荒馬亂中農村的一片蕭條景象。凡是具有正義感的人，誰讀了他的詩，我相信誰都會深深感動，悲憤填胸！他的詩用字淺白，敘事刻畫入微，描寫各種動態都維妙維肖，就是元白亦不過如此呢！

誰也知道，他的寫實詩是第一流的作品，但是，老實說，他的屬於美的方面的抒情詩，恐怕第二流的詩手也不容易做得到，請讀：

「寂寂山景靜，幽人歸去遲。橫琴當月下，壓酒及花時。冷露濕茆屋，暗泉衝竹籬。西峯采藥伴，此夕恨無期」。（山中秋夜）。

「野店臨西浦，門前有橘花。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閑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宿江店）。

「清靜當深處，虛明向遠開。卷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宿雲亭）。

「月出深峯裏，清光夏亦寒。每嫌西落疾，不得到明看」。（隱月岫）。

「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風暖不生塵。城中車馬應無數，解得閑行有幾人」。（與賈島閒遊）。

「青山歷歷水悠悠，今日相逢明日秋。繫馬城邊楊柳樹，爲君沽酒暫淹留」。（別客）。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閉石牀靜，葉間墜露聲重重」。（秋山）。

「夜向靈溪息此身，風泉竹露爭衣塵。月明石上堪同宿，那作山南山北人」。（宿天竺寺寄靈隱寺僧）。

你瞧！像這類的詩，是多麼的恬逸秀雅，是多麼的灑落清高！當我們讀着他的這類